

水墨



鷹



画鷹

技法研究

水墨画鹰技法研究

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:210009)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
扬州印刷总厂印刷

开本 880×1230 1/16 印张 9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4,501—8,5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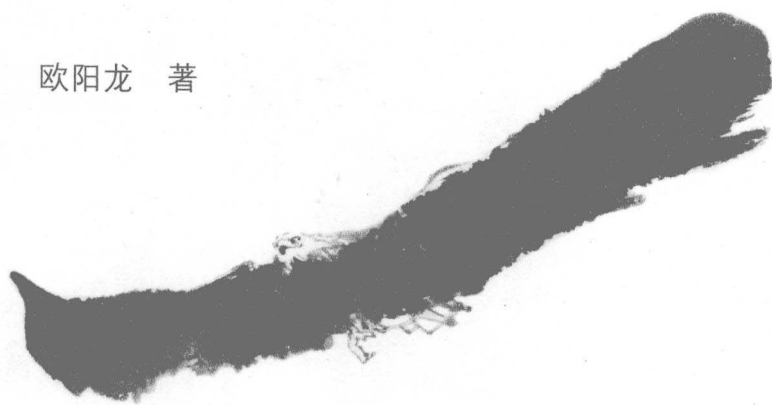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44-0760-5/J·761

定价:28.00 元

中国画高级技法研究丛书

水墨画鹰技法研究

欧阳龙 著



江苏美术出版社

目 录

画鹰记(代序)	3
导言	4
画鹰技法的继承与借鉴	6
观察体验与写生	49
预作笔墨功夫	60
水墨画鹰的三个阶段	73
画鹰的顺序及用笔方法	104
画鹰十例	110
附图:	121
《百鹰图》 欧阳龙	
《画鹰册页》二幅 李苦禅	
《松鹰图》 黄胄	
彩页	129
《鹰》 高剑父	
《鹰》 高奇峰	
《松鹰》 溥佐	
《猫头鹰》《水乡渔鹰》 林风眠	
《雄鹰》《松鹰图》 李苦禅	
《白鹰》 喻继高	
《海鹰》 欧豪年	
《古柏苍鹰》 傅小石 欧阳龙 李海陆	
《雄风》《雄鹰图》《鹏程万里图》 欧阳龙	
鹰的资料图片	

画 鹰 记 (代序)

余之外祖，嗜养鹰。常擎苍牵黄，猎逐于野，余与邻里孩童追奔于后，虽疾刺入足而无顾。迨观夫雄鹰搏兔之矫然下攫，或侧翅一掠足打嘴啄之概，余既畏之，且夫爱之，即于寤寐间，复见翱翔之姿，俯冲之势。是以雄鹰之神形早深印之于童心矣！及长，常思将胸中之鹰再现于纸上。于是遍临前贤画鹰墨迹——林良、八大、华岳、白石、天寿、苦禅尽所临摹。渐知前人画鹰，因人而异，林良之鹰古穆雄深；八大之鹰孤愤奇逸；华岳之鹰机巧灵秀；白石之鹰沉酣勇毅；天寿之鹰狂怪凶悍；苦禅之鹰厚朴天真……余既潜心追摹，朝夕探求。铁砚虽未云穿，废楮几度高擢。然亦未出前人窠臼，是以常存胶柱之苦也。后承教于苦禅先生，始瞿然而悟焉。先生教余曰：“画鹰当以意为之，不可拘于前人。学画之道，当以理绘形，以意取神，兴酣之际，造化无形融于我心，意象无意发于灵台……”又曰：“李邕教人学书，尝言：‘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。’学画亦然。汝当画汝之鹰而非林良、八大之鹰，亦非苦禅之鹰也。”此数言不啻振聋发聩，遂绝去临摹，师法造化。远游近访，仰观俯察，或追逐于山巅，或奔波于平原，或留连于园林，或饲养于苑囿……窃观鹰之栖止、飞翔，阴晴雨雪应时之变化。

乃知鹰者英物也。或独立于高岩巨壑，或翱翔于碧海苍穹，动如惊电，静若处子，英风杰气，洵足壮人胸怀也。

至若鹰之生活，晨起飞鸣，午则静憩，或曲颈而息，或匍匐而卧，虽眠之中，亦极警觉，稍有声响则戛然而起，势欲一扑；雨中之鹰多敛毛缩颈，毅然挺立，静待风雨，毫无畏惧。稍晴则抖翅翻飞，理毛鸣叫，或追逐嬉戏，相扑逗趣……观察既久，鹰之形貌、神态尽融于胸，闭目如在目前，下笔已在纸上。渐脱尽前人之成法，而出自我之笔意。复收心养性，于绘事之外，尝用心于庄、屈，论道于黄、老，佛经禅机时亦冥悟，以胸中之气与天地精英相契合。挥运之时，则脱去自然之羁绊，心手两忘，所谓：“得鱼忘筌”者也。自然之鹰，谨作为精神之载体。又于酒阑兴酣之际，随手挥洒，墨亦浑然，非鹰非鹏，非雕非鹫，无心无笔，无我无相，此又一层境界，其中意趣，未可尽言矣。

余年届花甲，仅将数十年研究所得，加以整理以公诸同好。粗浅不当之处在所难免，能得识者一言以教之，余之幸也。

欧阳龙于潜斋

导 言

在鸟类世界中，人们对鹰怀有极大的兴趣，一方面人们对鹰那种凌空万里、搏击云天的雄姿怀着无限钦慕；一方面由于“鹰”与“英”字的谐音，被人们目之为英雄、豪壮、勇敢、坚毅的象征。很多国家把鹰作为他们国旗和国徽的图案。美国的国徽以鹰为主体，鹰的两只爪子分别抓着箭和橄榄枝。印度尼西亚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南也门、波兰、西班牙、荷兰和埃及等国家的国徽也都是以鹰为主体。墨西哥的国徽图案是一只鹰叼着一条蛇，停息在仙人掌上。这源于墨西哥一个美丽的传说：古代墨西哥部落南迁时，看到一只鹰叼着一条蛇栖息在仙人掌上，他们认为是神的指示，便在那里定居下来，从此整个民族一天天兴旺起来，并建立了一个高度文明的城市——墨西哥城的前身。法国人对鹰有一种英雄式的崇拜，拿破仑的家族被称为鹰的家族，吕德在雕塑《不朽的拿破仑》时把拿破仑塑在鹰身上。陈列在卢浮宫里的著名雕刻《胜利女神》，以雄鹰的翅膀象征胜利。尼采赞扬鹰象征着《人类的勇迈》，他在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中写道：“人类的勇敢具备了鹰的勇敢和蛇的聪明。”

中国人对鹰的崇拜，源远流长。在《列子·黄帝篇》中记载：“黄帝与炎战于阪泉之野，帅熊黑狼豹为前驱，雕、鹏、鹰、鸢为旗帜。”黄帝战胜蚩尤，作了一部庆祝的乐曲取名《桐鼓曲》，共分十章，其中一章即“雕鹗争”。这是中国最早把鹰作为英雄胜利象征的记载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描述军队出征的诗中写道：“牧野洋洋，檀车煌煌……维师尚父，时维鹰扬。”“射彼飞隼，其飞戾天……”以鹰隼的飞扬，象征军容的威猛和战争的胜利。在湖南酃县的炎帝陵前保留有一座神鹰的石雕像。有一段美好的传说：炎帝神农氏有三母：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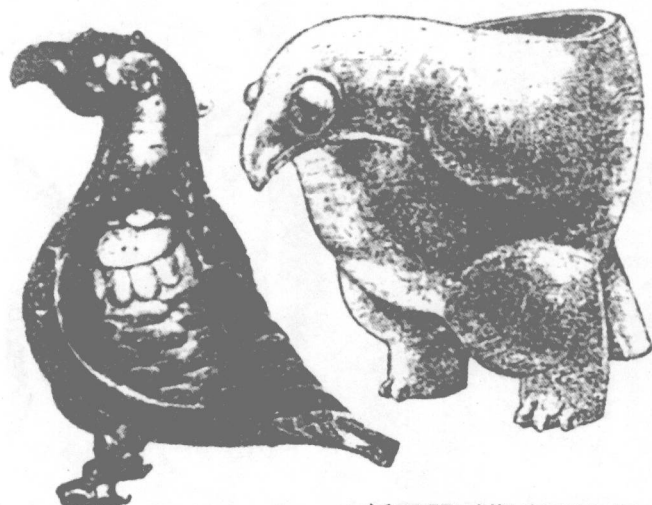
传说炎帝神氏有三个母亲：生母安登、奶娘仙鹿、养母神鹰。图为保留在炎帝陵前的神鹰雕像。

母叫安登，梦见太阳落在怀里而生下炎帝；乳母是一头白色的仙鹿，经常为他喂奶；养母是一只神鹰，张开翅膀为他遮风挡雨；炎帝三天就会说话，五天就会走路，一年就长大成人。他兼有安登生母的慈爱、仙鹿乳母的智慧、神鹰养母的矫健……这个传说说明人民选择了神鹰作为中华民族的养母！无怪中国人是那样喜爱鹰。中国的先哲庄子最喜爱巨鲲大鹏，他在《逍遥游》中把鹰的理想化身大鹏写得何等壮观：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。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”李白在诗篇中也多次讴歌：“云垂大鹏翻，波动巨鳌没，风潮争汹涌，神怪何翕忽。”“何时腾风云，搏击伸所能。”他在《大鹏赋》中把庄子塑造的大鹏形象进一步发挥：“簸鸿蒙，扇雷霆，斗转而天动，山摇而海倾。”“喷气则六合生云，洒毛则千里飞雪……”他的绝命诗也是以大鹏自喻：“大鹏飞兮振八裔，中天催兮力不济，余风激兮万世，游扶桑兮扶应袂。”杜甫也爱写歌颂鹰的诗篇：

“素练风霜起，苍鹰画作殊。捋身思狡兔，侧目似愁胡……何当击凡鸟，毛血洒平芜。”“殊姿各独立，清绝心有向，疾禁千里马，气敌万人将。”“鹏碍九天须却避，兔藏三窟莫深忧。”“黑鹰不省人间有，度海疑从北极来。”“草枯鹰眼疾，雪乱马蹄轻。”当代伟人毛泽东、叶剑英皆有吟鹰的名篇。毛泽东有“鲲鹏展翅九万里，翻动扶摇羊角。……”“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。”等名句。叶剑英曾题苦禅画鹰：“英雄老去心犹壮，独立苍茫有所思。”邓拓亦有画鹰绝句：“高岩独立对空蒙，天地风云入望中，自有双肩生两翼，翱翔万里任西东。”皆辞旨激切，借鹰抒情，以鹰喻志，读之无不令人振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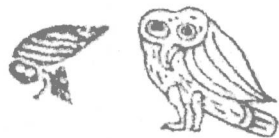


春秋时期青铜器鹰形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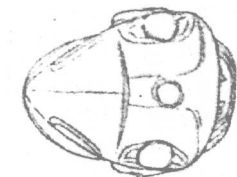


新石器时期鹰形陶器

青铜器上的鹰形象



玉饰上的鹰



近代美学“移情论”认为：艺术家把自己的感情“移入”自然界，移入到对象上面，对每一对象加以“人化”想像。在进行移情活动中要尊重自然，合乎情理地改造自然，或夸张，或剪裁，或寄寓理想，或隐蓄意蕴。画鹰实际上是画人，而且画的是“英雄”形象，故前人立意设境力求创造一种雄强的磅礴气势。画鹰要创造一种境界，这种境界是客观的自然与主观感情的结合，给人的感受往往是雄强、奋发、崇高、向上，富有阳刚之气的美。“若鹰之论，非松柏巨石不栖，非同族本属不侶；伴流云，瞻群峦，聆瀑音，屏碧嶂，英视瞬瞬射斗牛，振羽熠熠反照青辉……直如猛士配虎贲，骋龙骏，临沙场，方益气壮山河之雄也……”（李苦禅《写鹰随感录》）

汉画中的鹰



汉画像石中的猎鹰



画鹰技法的继承与借鉴

中国传统绘画发展到初唐，王维一变钩斫之法，开创了“水墨渲淡”的水墨山水。继之王洽又创“泼墨成形”之法。中国画开始了以水墨为主要表现手法的新时期。从五代徐熙的“落墨花”到宋代苏轼、文同，南宋梁楷、石恪等人的发扬光大，终于使水墨画从院体中脱颖而出成为水墨写意的新画风。从此，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成了中国画的两翼。

从画鹰的历史来考察，也是沿着这“两翼”发展下来的，现存作品最早的画鹰名家当推宋徽宗，从他的传世作品《御鹰图》看，他是极重写生的工笔画法，由于是御鹰写生，虽工细却不呆板，具有生动活泼的韵致。

宋代《鹰雁图》(佚名)是院体工笔重彩画

法，鹰的羽毛结构加以整理，较为图案化，因而也较呆滞，没有赵佶画得生动自然。这样工谨的院体风格一直影响到元代雪界翁、张舜咨合画的《松鹰图》、徐泽画的《鹰图》、明代《鹰击天鹅图》，显然徐泽的画法已走向轻松自然，结构不追求绝对准确，头颈部点羽也很潇洒随意。清代郎世宁的《白鹰》已不同于宋徽宗白鹰的典雅古朴之趣，由于这位意大利画家以西洋画法去理解中国画，所以流入缺乏内涵的绮丽之风，为后人所不取。近代画家于非闇的《白鹰图》勾线沉劲、渲染厚重，具有北方的典雅凝重之风。而身居南京的陈之佛的《白鹰》则与之不同，具有一种江南灵气，陈之佛是我国留学日本学习工艺美术的第一人，他造型准确，学习元人画法，双钩细染，精雕细刻，他的画开拓了工笔画的境地，深得静气、温和、中含、蕴藉之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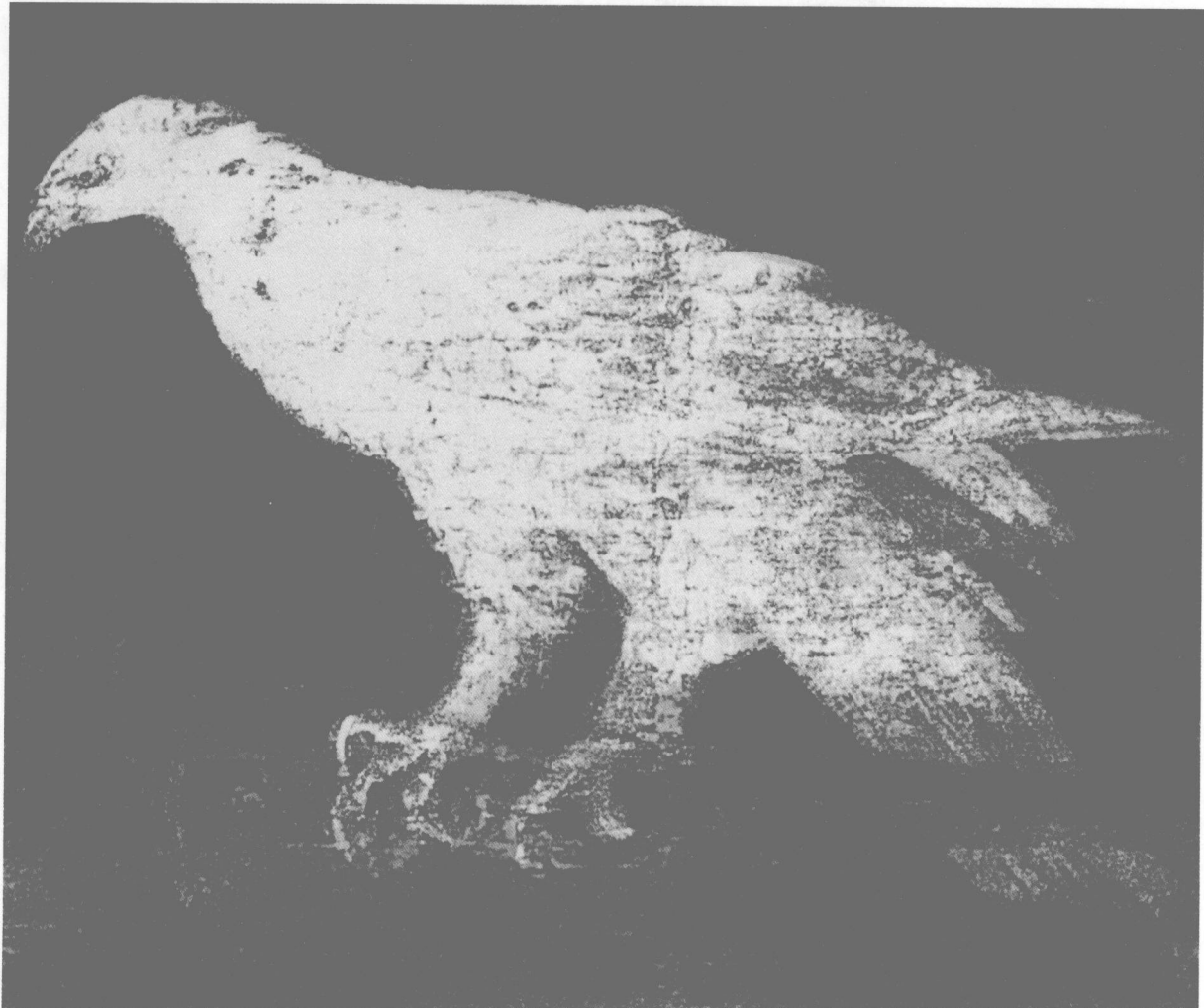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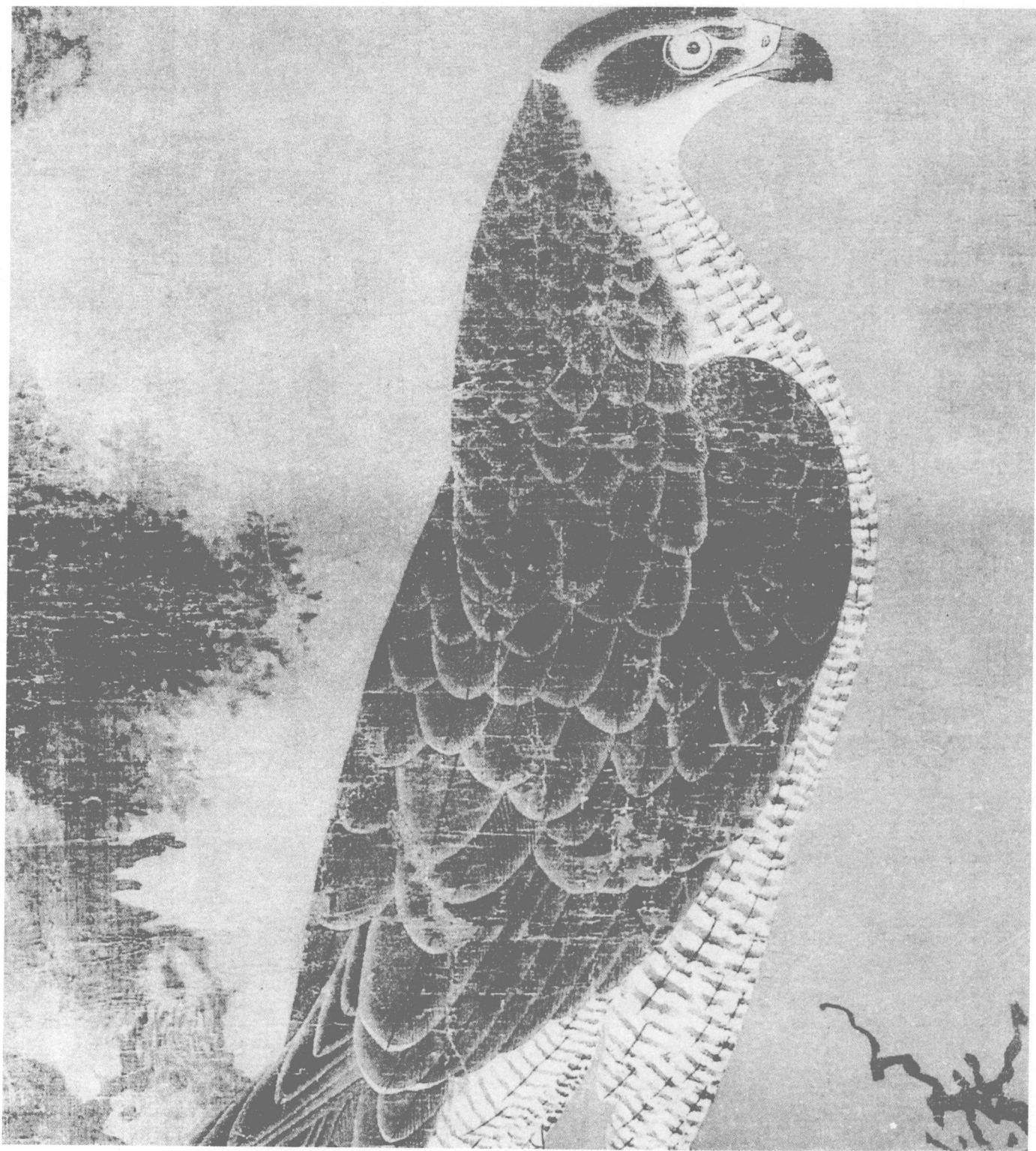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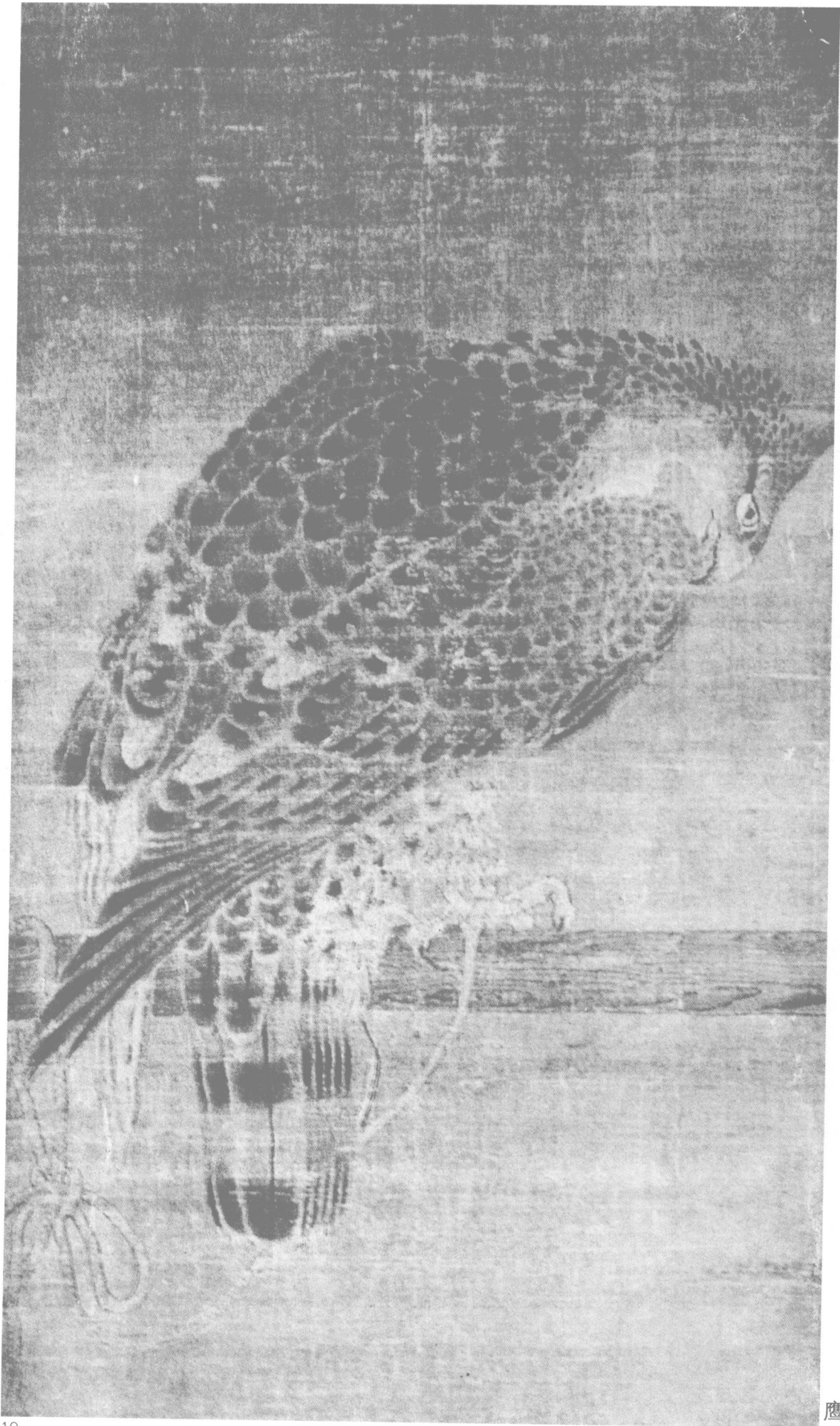
图 宋·宋徽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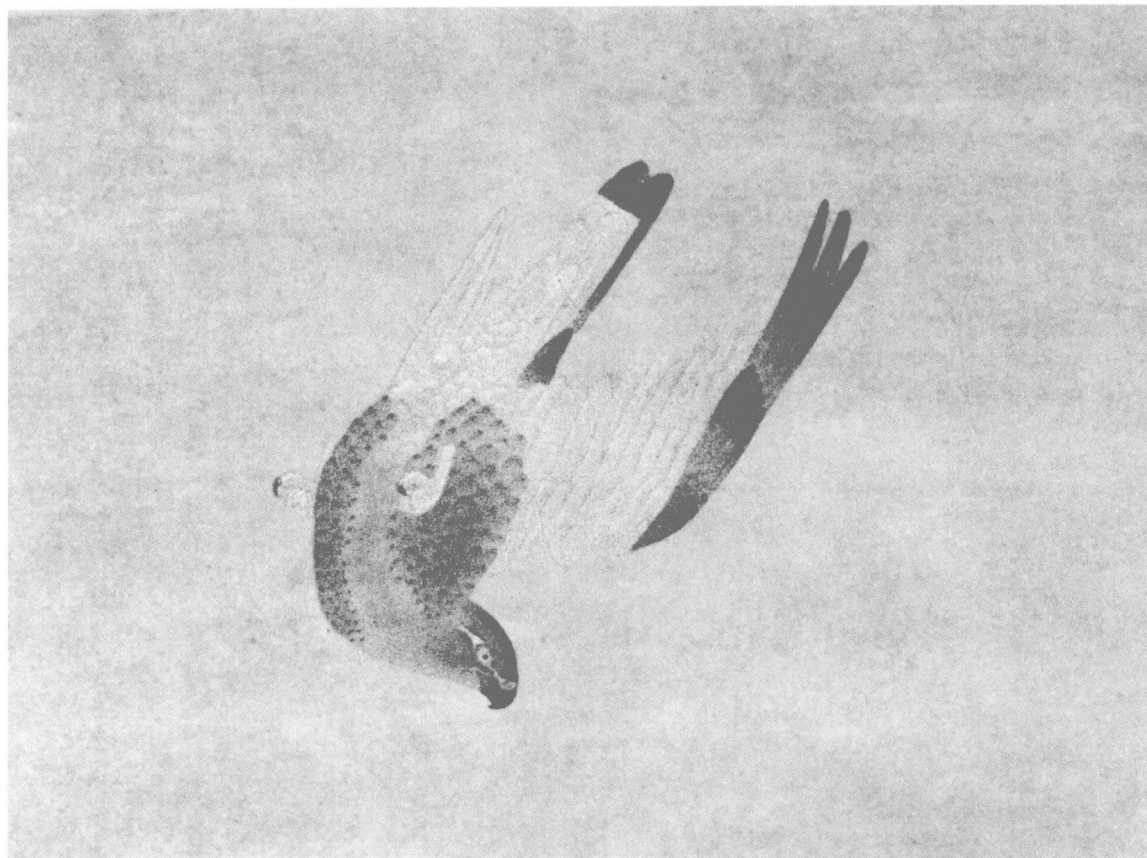
鹰雁图（局部）宋·佚名



鹰松图（局部）元·张舜咨 雪界翁 作



鷹图 元·徐泽 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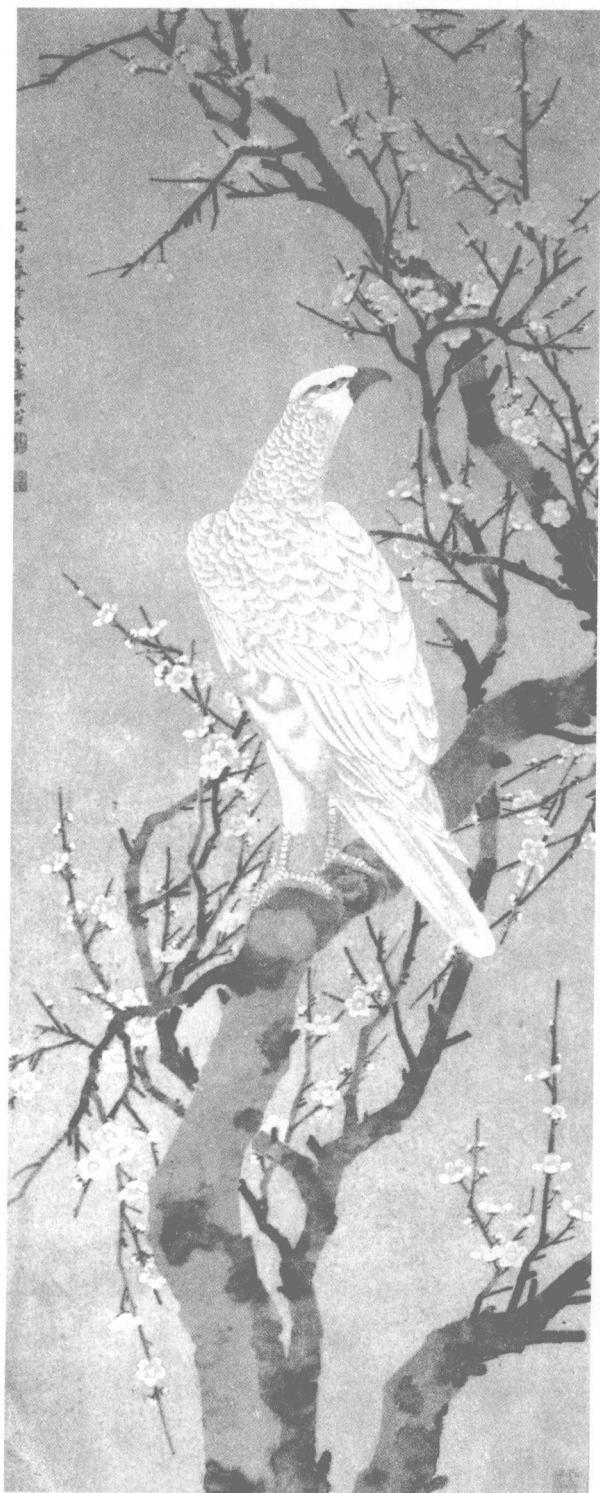
鹰击天鹅图 明·佚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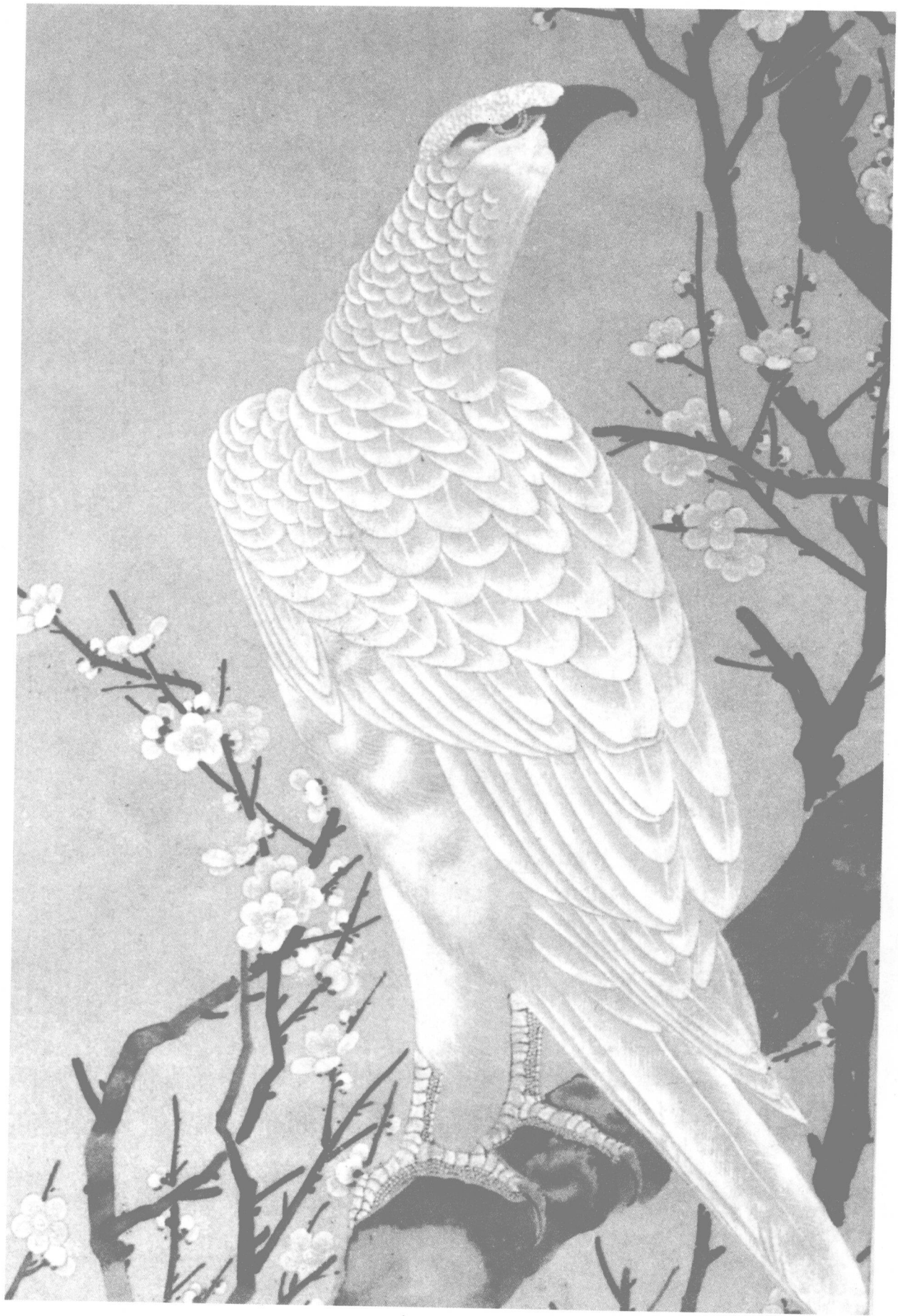
白鹰图 清·郎世宁 作



白鷹图（局部）于非闇 作



白鷹二幅 陈之佛 作



白鹰（局部）陈之佛 作

一 古穆雄深的林良

林良是明代画鹰大家。他画鹰承前启后，打破前人工谨的路子，一反传统的勾填方法而以粗放的水墨出之。他的写意又与后来八大山人等人的大写意不同，只在工笔写实的基础上略为放开，于粗放中时时收敛，下笔极有分寸。他画鹰因形施墨，根据羽毛的方向，形态，点、披、勾、染结合；他极少用干枯的焦墨，只在

轻墨渲染中寻求变化，对墨性的把握、笔触的运用灵活自如，虽然在头部眼、嘴及脚爪用了工笔晕染的方法，但却能与写意的笔法融会无间，不露痕迹。他的鹰形态准确，既有写生的生动活泼，又有工笔的装饰趣味，因此林良的鹰具有一种简约、清淡、素朴、刚健的气势，以柔和清淡的笔触，表现出鹰的活泼、雄健的本性，在清逸的静态美中寓着跃动的精神。



鹰图（局部）明·林良 作



枯木苍鹰（局部）明·林良 作